

## 沙龙之后的以色列政党政治 与巴以冲突发展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冯基华

以色列建国 50 多年来,尽管党派的分化组合频繁,政权不断更迭,但政局始终保持稳定,这得益于其完善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成熟的政党政治。以色列大选在即,形势扑朔迷离,正当媒体和有关各方再次把目光投向以色列政坛时,却因沙龙中风使变幻莫测的以色列大选增添了新的变数。沙龙之后的以色列政党政治与巴以冲突的发展态势值得关注。

### 一、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发展

以色列实行议会民主制,建立并完善了一整套政治制度: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普选、多党制和法治等等。以色列政党总体上可分为五大类: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右翼政党,以社会民主党工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介于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的中间派政党,宗教政党及阿拉伯政党。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世俗国家,因此,世俗的犹太政党在以色列政坛起主导作用。

建国初期以西方犹太移民为主体的巴勒斯坦工人党主导执政,后经过分化组合形成工党联盟,属于社会民主党。1948~1977 年工党联盟在以色列政坛主导执政 29 年,之后与利库德集团联合或轮流执政,在以色列属于温和、开明的力量。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中

产阶级的社会比重增大,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增强,代表着中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利益的利库德集团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以色列政坛的主导力量。在 1977 年第九届议会选举中,利库德集团以超过工党联盟 11 个席位的优势成为执政党团,建立了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政府。1981 年大选利库德获胜后再次执政,1984 年和 1988 年两次同工党联合执政,1996 年内塔尼亚胡险胜佩雷斯,2001 年以来沙龙执政,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政坛的影响如日中天。

然而,就在以色列政坛形成两大集团(以色列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争雄局面的同时,中间派政党也悄然兴起。

中间派政党作为新兴政党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如民主变革运动、第三道路党和变革党等。在巴以问题上,它们支持和平谈判,但从维护以色列民族利益出发,要求在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妥协是相互的、有条件的。起初这些政党影响不大,甚至有些小党很快就消失了。然而,随着巴以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政党的不断分化组合,进入 90 年代其势力逐年增强,一些对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不满的成员分化出来,组成变革党,在 1999 年议会竞选中,获得 6 个席位。在 2003 年第 16 届议会中占 15 个席位,成为继利库德和工党

之后的第3大党。2005年11月沙龙宣布退出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另立“前进党”,自称中间派政党,壮大了中间派政党力量,使以色列政局不得不“重新洗牌”。

## 二、以色列主要政党对阿以冲突立场的转变

阿以冲突及中东和平进程是影响以色列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以色列政党分化组合频繁。长期以来,围绕对阿政策以色列各党派分歧很大,工党、利库德集团及其他各党派展开激烈斗争,使以色列政党不断分化,形成鸽派和鹰派,对阿以冲突产生极大影响。从阿以冲突的总体格局看,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阿以冲突全面对抗阶段;阿以冲突相持阶段;阿以冲突政治解决阶段。<sup>①</sup>在阿以冲突的不同阶段,各政党在对阿立场上也有所改变。

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是阿以冲突全面对抗阶段,这一时期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在安全问题、对阿政策上趋于一致,持强硬立场,只是在与阿和解的进程、方式、方法上有所分歧。

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阿以冲突相持阶段。这一时期各政党在被占领土问题及与巴勒斯坦和解的进程、方式、方法上仍有分歧,大部分政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均不承认巴解组织,坚持不与其谈判的立场,只有阿拉伯政党、以色列共产党和一些新兴的中间派政党持反对意见。

从90年代开始,阿以冲突进入和平解决阶段。这一阶段阿以和谈已成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大部分政党(包括一些右翼政党和宗教政党)都承认巴解组织的合法地位,同意与其进行谈判。1992年拉宾上台执政,接受“以土地换和平”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和平进程的内外政策:冻结在被占领土上

修建新的定居点;承认戈兰高地的主权属于叙利亚;解除与巴解组织接触的禁令,允许巴以高层人员往来。1993年9月13日巴以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1994年又与阿拉法特签署了《开罗协议》,为今后的中东和平进程创立了框架。然而,利库德集团最初仍坚持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在美国和国际舆论压力下,2000年8月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不得不改变其长期奉行的“黠武政策”,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同意有条件地建立巴勒斯坦国。沙龙还提出“单边撤离计划”。但这一计划遭到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导致沙龙退出利库德集团,另立新党“前进党”。

由此可见,国际局势和中东形势的发展影响着以色列政党政治,而作为各政党代表人物,不过是这种政治博弈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 三、以色列政党的发展前瞻

未来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发展仍将受国际、国内以及中东地区形势发展的掣肘。

1. 利库德集团。2003年底沙龙提出单边行动计划,遭到利库德集团内部极右势力的强烈反对。在2005年8月单边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利库德集团内的极右势力在内塔尼亚胡的带领下,利用一切机会试图扳倒沙龙。沙龙与利库德集团内极右势力的分歧已发展到无法弥合的程度,最终导致利库德集团分裂,沙龙另起炉灶。这一切说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延续其老路,在巴以问题上持强硬立场。

在即将举行的以色列大选中,利库德集团可能赢得大选。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以色列国内安全形势不断恶化,自杀性袭击事件

<sup>①</sup> 王京烈主编:《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95页。

频发,人们对此深感恐惧;在国际上以色列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推动和平进程,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甚至伊朗总统内贾德也公开挑战以色列,声称应当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近期哈马斯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立法委员会选举获胜并将组建新一届政府,而哈马斯主张武装斗争,要解放“全部巴勒斯坦”土地,实现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目标,拒绝承认以色列。上述因素可能会刺激极端犹太民族主义并抬升右翼势力,使一贯持强硬立场的利库德集团获得较多的选民支持。另外,沙龙中风使利库德集团有望说服许多选民重回利库德。

2. 工党。佩雷茨在工党选举中意外击败年长他近 30 岁的“政坛常青树”佩雷斯,充分说明以色列民众“求变”的渴望。农民出身的佩雷茨十分注重体察民情、保护公民权益,他是穷人和工人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反对侵害中下层人民利益的私有化改革。这使他赢得民众的拥戴。工党向来是犹太知识分子和经济精英的堡垒,下层选民大多支持右翼的利库德集团。但强调社会服务、保护中下层选民利益的佩雷茨当选后,承诺打击腐败,加强公共福利。工党的政策走向肯定要发生变化。

在巴以问题上工党仍坚持与巴勒斯坦人谈判。尽管巴以谈判一次次陷入僵局,以色列的社会安全问题仍没有解决,致使许多以色列人对和谈失去信心,但佩雷茨仍将追随拉宾倡导的和平路线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佩雷茨在拉宾墓地凭吊时说:“我在此再一次向拉宾发誓,我要竭尽所能继续他的道路,只有这样,拉宾的谋杀者才会知道他们谋杀不了和平。”

在国内问题上,佩雷茨的经济政策首先

会吸引对沙龙市场化改革不满的选民。此外,摩洛哥移民的背景使他成为“塞法拉迪犹太人”<sup>①</sup>的利益代表。他的“亲民”政策也会吸引利库德集团的部分传统支持者。不过,即便如此,民意测验显示,在 120 个席位的议会中,工党依然要比利库德集团少 10 席左右。

佩雷茨执掌工党后,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问题上,都将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政策。由于他强烈的革新色彩,工党内部正在酝酿深刻变革,或许将逐渐走出持续数年的低迷状态。

3. 前进党。巴以和谈经过多年曲折之后,在以色列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主张对巴勒斯坦采取强硬态度,反对以土地换和平的右翼势力在连续的流血冲突中觉醒,开始认识到用暴力是无法征服巴勒斯坦民族的,不归还部分被占领土,以色列是不可能得到安宁的,包括沙龙在内的许多右翼人士开始向左倾斜,并从利库德集团中分离出来。而另一方面,自 2000 年以来,自杀性爆炸事件频繁,以色列人对安全感到担心,一些原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和以“土地换和平”原则解决问题的左翼人士,对工党的政策感到不满,开始向右转,从工党中分离出来,他们加入到中间派政党阵营,使中间派政党势力异军突起。

沙龙组建的前进党,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并对沙龙领导的前进党寄予厚望。而沙龙的离去对刚刚成立的前进党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前进党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没有沙龙的问题,而是需要一位有政治睿智和远见的领袖,把该党团结在他周围,重新唤起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安宁的

<sup>①</sup> 指 15 世纪以前曾生活在西班牙,后流散到地中海沿岸各国的犹太人后裔。

以色列人心中的希望。前进党力图提出一项新的有吸引力的政治计划,使其在以色列政治舞台上站住脚并扮演重要角色。2月初,前进党(实际)领袖、代总理奥尔默特明确表示,支持建立“现代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人只要不再袭击以色列就可以获得独立;将撤出巴勒斯坦人占大多数的西岸部分地区,但要继续保留犹太人占多数的定居点和一些重要战略要地,统一的耶路撒冷将在以色列的控制下;将在两年内确定以色列的永久边界。前进党的新计划或许能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沙龙退出利库德集团后,利库德集团成为一个纯粹的“右翼”政党;佩雷茨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翼领导人;而奉行“中间”路线的“前进党”和中间派政党势力并不会因沙龙退出政治舞台就一蹶不振。这意味着今后以色列政坛上主要政党的政治路线将会更加明确清晰,彼此之间的区分也会更明显。

无论这些政党如何变化,以色列政坛的发展走向,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中间势力将成为以色列政坛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也有可能在大选中获胜。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的以色列大选将会出现各种变化,因为所有的轨道都已改变,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以色列政治和安全局势变化、代总理奥尔默特最近提出的对巴政策、未来“哈马斯政府”对以政策的变化等,而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发生的任何爆炸活动都有可能改变以色列大选的方向。此外,一些外来因素也将影响以色列大选局势的发展,其中美国政策立场对以色列政治发展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

#### 四、以色列政党政治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阿以冲突及中东和平进程亦作用于以色列

列的政党政治,是影响以色列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以色列政党不断“重新洗牌”的重要因素。反过来,以色列的政党政治又影响着阿以冲突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导致其长期性、曲折性和不稳定性。在目前的选举制度下受得票率影响,一党不可能单独组阁,因此在重大问题上必然要顾及各党的主张,否则就会导致政府下台。目前已有几届政府成为前车之鉴。

历史发展到今天,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无论是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左翼的工党,还是中间派政党执政,其政治主张都必须放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巴以冲突的起因是土地,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流血是为了土地,未来政党之争中,无疑将涉及诸多问题,但焦点和症结还是与巴勒斯坦的领土之争。

虽然在巴以实力对比上,以色列处于绝对优势,拥有最先进美式装备的以色列国防军对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和反抗也进行了一次次镇压,然而巴勒斯坦人民并没有屈服。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证明:暴力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暴力只能播种仇恨,使眼泪和鲜血继续流淌。如果以色列不能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处,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以色列建国50多年来虽已解决了生存问题,并已成为“富足型国家”,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安全问题,更没能融入中东社会,从而制约了以色列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各政党都非常清楚。因此,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中,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解决与巴勒斯坦的领土问题、难民问题以及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等,都将是无法回避的难题。

(责任编辑 孙 鲲)